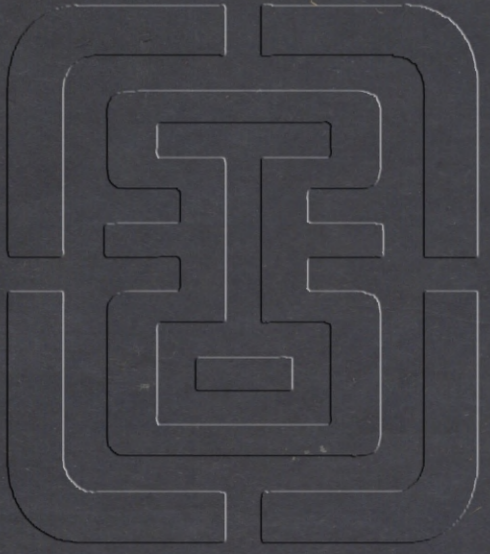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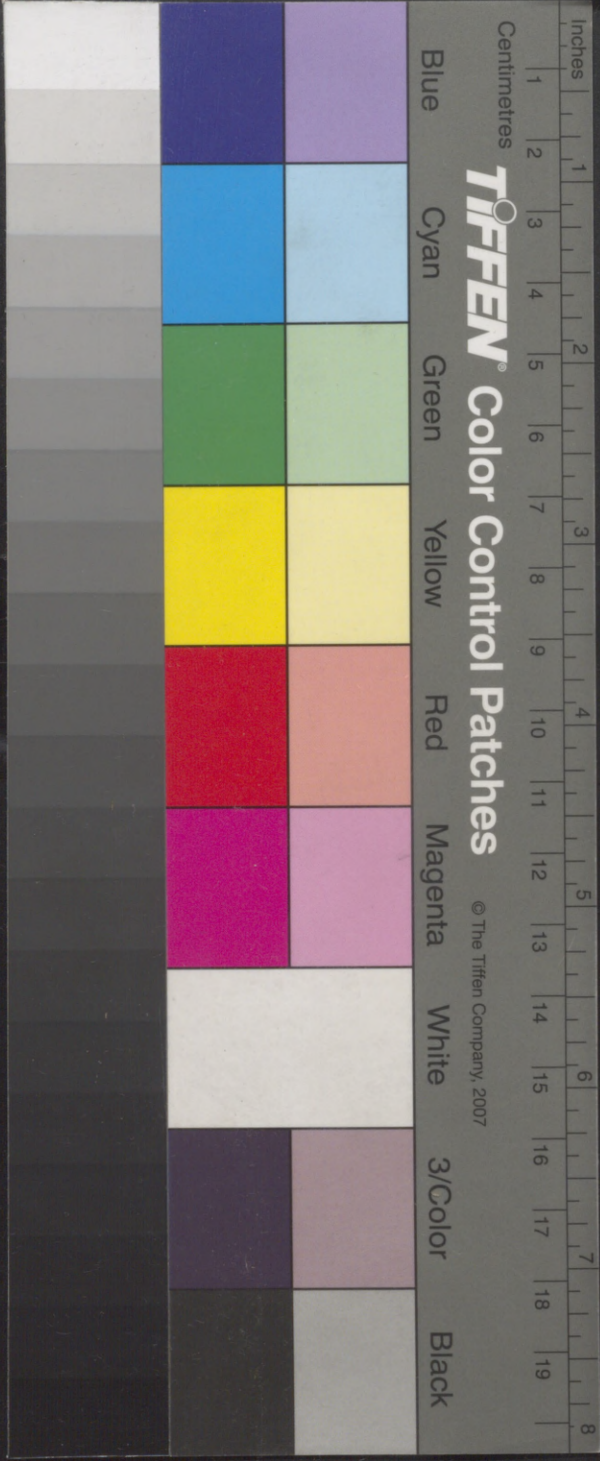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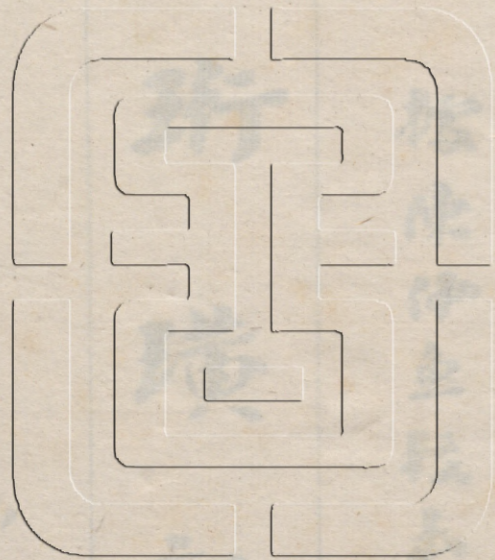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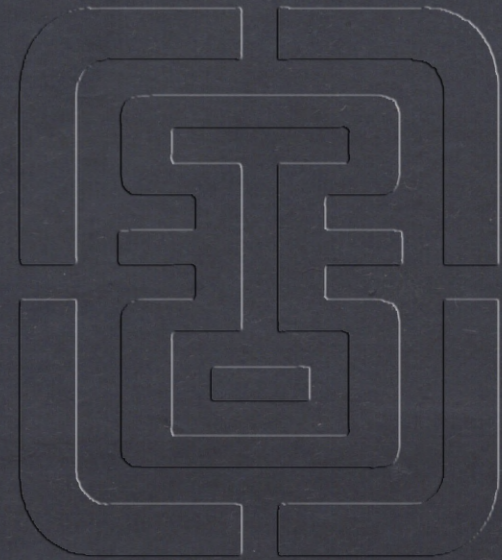
论新瓊玕





新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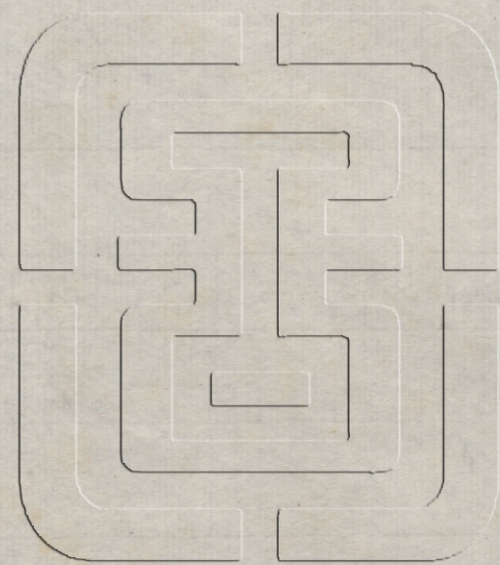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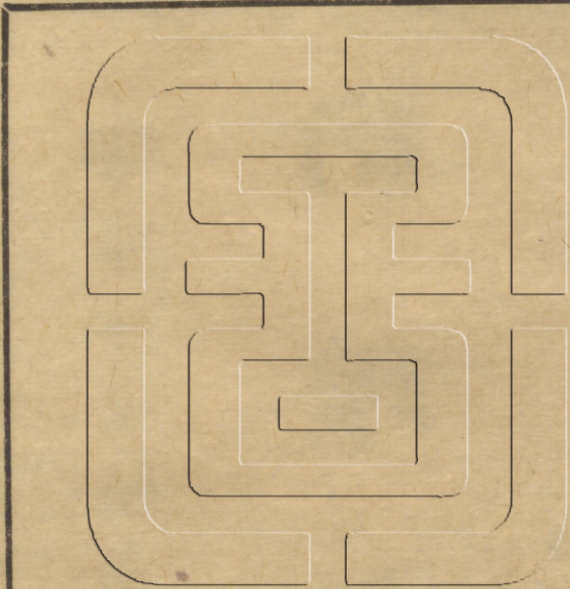
新
璠

據陳仲魚校本

新
論

遜
云
樓
藏
版





璠璜新論

臨江孔 平仲 毅父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

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紹原本作超舊抄說郭錢熙許珠叢別錄本作紹案北史北齊書均作紹從

改珠叢別錄以後省稱錢本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辛京杲戴休

顏張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田緒張喜貞宇文審李

嗣業皆以名爲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楨之王允之子晞之子肇之王晏之

子崑之崑之子陋之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

瞻之顏悅之子愷之兩世同用之字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

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李翽父名楚金故其所

為原本作謂從說郭及曾造類說改文皆以今為茲韓愈為李賀作諱辨持言在不言

徵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晉曹志者植之子也奏議原本作儀說郭錢本

君呂岱傳原本缺岱字傳作專說郭錢本均作呂岱傳從補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

名也

文王可以為文君張衡賦文君原本作居從說郭錢本改為我端著原本作著說郭作書案後漢書張衡

傳作著類是也北狄可以為蠻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原本作君說郭錢本類說

均作居案史記匈奴傳作居從改于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為謨馬融曰憂擊鳴球載于

虞謨注虞謨舜典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靖謫庸違

案吳志陸抗傳違作回唐書攸戒是也韶可以為禹樂史記禹興原本作與從說郭錢本類說改

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

也物皆可以為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句不止于自乞也

與人亦可以稱句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繪句諸宮人注句遣

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為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脈也

視物皆可以為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烏是也餉不止飲食也

贈皆可以為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

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原本衍字說郭錢本均無從刪亭以城市邑十七幣

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是也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言龍也諸葛亮稽康皆號臥

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樊英傳注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劭

許虔汝南平輿人音預○音預二字說郭錢本均在輿字下稱平輿淵原本無淵字據說郭錢本補案後漢書許劭傳有淵字

有二龍焉唐烏承玘與兄承恩亦號轅門二龍陰興謂貴人曰亢

龍有悔以譬外戚之家如此之類甚多然則龍不止于君德矣

父命得為勅後漢樊重焚券諸子從勅是也叔可稱大人疎受對

疎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母亦可以無以字稱大人前漢淮陽憲王

傳張博云王原本作主說郭錢本均作王案遇大人亦案漢書解後漢范滂就

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感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

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不嫌稱萬歲馬援傳

援釃酒享軍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

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鷓

案漢書霍光傳作鷓鳴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計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

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劍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

朝司馬相如傳臨邛今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

言垂拱蒙成原本作成說郭錢本均作成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孚言端

拱嘯詠謝鯤言端拱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

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據一原本缺一字從說郭錢本

補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

大禹之後二世已失邦矣康周公之後五世已弑君矣伯禽孝公

弟漫試商公自立○說原本作慎錢成湯既歿則有太甲周家四世昭王五

世穆王漢高祖一傳而有呂后唐太宗一傳而有則天自古未有

如本朝七聖相承而天下太平國家無事者原本無者字也

前漢循吏傳云宣帝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

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職而進夫五日一聽政前史以為美談今朝

廷每日御殿日幾辰乃罷可謂勤勞過于昔人矣唐文宗銳意于

治每延英錢本無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

命輟朝放朝皆用隻日

漢高媪而侮人罵詈諸侯如罵奴耳見魏豹傳此豹所以叛漢也

又張耳傳張敖為趙王高祖過趙趙王且暮自上食體錢本作禮案

趙午乃有柏人之謀夫高祖固英主然好罵害事如此

周昌以漢高祖比桀紂高祖不以為罪壺關三老以漢武帝比瞽瞍而武帝為之感悟可謂大度之主也

高祖時彭越無顯罪而醢之與紂脯鄂侯何異鄭當時傳高祖既得天下令諸原本符侯字故項籍臣皆名籍拜為大夫當時之先鄭君者獨不奉詔乃逐鄭君使臣名其故君之名野哉

楊子雲稱文帝之德曰罪不孛宮不女館不新陵不墳德則如此矣至如從原本作漢從錢本改代有天下封宋昌為壯武侯吾竊小之為有天下者天命也何人力之私焉及觀齊王傳朱虛侯章親斬呂產而東牟侯興居入清帝宮帝追恨二人嘗欲立齊王乃黜其功割齊

二郡王之二人自以失職奪功章先死興居遂反夫以昌嘗勸而封之章與居嘗欲不立我而黜之帝不弘矣至于露臺惜十家之產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嘗賜鄧通鉅萬又賜銅山

使得鑄錢亦未得純為恭儉也

郊祀志漢武三月出行封禪禮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復歸于甘泉百日之間周萬八千里嗚呼其荒唐甚矣

宣帝詔書好言祥瑞元帝詔書好言災異宣元父子也時代相接不應災祥如此陡變亦各繫其好尚如何耳吾嘗疑宣帝時鳳凰等瑞不應如此之多但有一端即形之詔令大者肆赦小者猶賜爵生酒殆有承望意旨希求恩澤而為之者故人君好尚不可不慎

漢光武之世三公多見罪黜侯霸為司徒薦閻楊以素有譏議帝疑有姦大怒賜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行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朱浮為大司空帝銜原本作御錢本作銜案後漢書馮勳

傳注改之免後因司徒馮勤燕見乃言浮以戒之以為死生吉凶未可知見動韓歆為大司徒以直言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原本脫釋字錢本有案後

漢書侯霸傳有釋字從補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俱自殺歆素存重名死非其罪後歐陽欵戴涉相代為大司徒皆原

云吳本無皆字案後漢書無皆字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位矣侯

光武時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乃至捶扑牽曳羣臣莫敢正言申屠剛諫不納見申屠剛傳以封丘城門小吏欲撻侍御史見虞王

梁孫咸以讖為三公見方術傳桓譚原本作談從錢本改鄭興皆以不為讖廢之終身見本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見傳

左雄言九卿位亞三事自明帝始有罰皆非古典章彪于章帝朝上疏以世承上帝之後多以苛刻為忠陳寵亦于章帝朝上疏言前代用刑之密遂除鈇錢本作鈇案後漢陳寵傳作鈇注引若顧篇曰鈇持也說文鈇鐵也作鈇是鑽諸慘酷之科各傳見

唐太宗性急其召馬周于常何家未至間遣使者四輩敦促以此見其性之急也太宗自以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已若故輕天下

士南傳自謂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見張行為立太子投床取佩刀

自向見長孫無忌傳刑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見劉德威傳○原唐失馭臣之術矣代宗之于元載縱之至于已甚乃赫然發怒加以大戮妻子

并死又伐其祖父冢剖棺刑屍若能馭之于初豈至是歟按張鎬傳肅宗引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聞外鎬以為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唐室下衰撥亂之主顧只如此爾

漢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唐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可觀其量矣

唐太宗本紀太宗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為碑銘以紀功德吾以此見太宗所存之淺也憲宗欲從中官吐突承瓘之言於安國寺立聖政碑李絳深陳其不可憲宗從之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

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錢本作是案新唐書楊瑒傳與此同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訂原本作磴錢本作訂案新唐書楊瑒傳作訂從改石耳隋秦王俊卒王府僚佐請立

碑文帝亦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唐時風俗尙不美也張嘉貞傳姜皎為祕書監至於杖死張九齡傳周子諒為監察御史以言事杖於朝堂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五品以上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玄宗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於朝堂張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

漢亦輕殺人矣有秦之遺風主父偃以受諸侯金刼齊王自殺武帝始欲勿誅而公孫宏爭之遂族偃夫始則以為可不誅至於誅也止其身可也而遽族滅之是漢之

原本習在之上從錢本改

習輕於殺人也杜周傳周為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此武帝時也唐舊史萬國俊傳新書則天傳則天時國俊往廣州按流人一殺三百人則天喜擢授朝散大夫肅政臺御

史仍遣五使分詣諸道鞠流人所遣之人見國俊盛行殘戮得加

榮貴乃競以殺人為事惟恐後之劉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

百人其少者咸五百

續本作百五案唐書萬國俊傳作五百新書則天傳亦云其餘亦不減五百人此作五百是

人不殺狄仁

傑而容蘇安恆此見武后之矯情能忍也

原校注云舊史另起

舊史張易之傳

朱敬則之諫大為醜訐而則天勞之賜綵百段至于

錢本無于字

殘害諸

李自戕其子以惡其母故公主幽閉至年四十不嫁以配當上衛

士其悍鷙亦無比焉

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之時矣然傳變斥言中宮弄權而帝識

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雖權貴惡之不過為漢陽太守

耳

光武時尙書令甚卑申屠剛未有官徵為侍御史遷尙書令以直

諫失旨出為平陰令乃其證也肅宗時尙書令甚重鄧壽自冀州

刺史二遷尙書令帝擢為京兆尹乃其證也

唐重內官見倪若水傳玄宗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雖自冗官擢為方面

皆自謂下遷若水為汴州刺史見班景倩入為大理卿餞于郊謂

之登仙恨不得為騶僕至德宗時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

算而京師祿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欽州刺

史家人恨降職之晚崔祐甫為吏部員外郎求為洪州別駕使府

賓僚有忤意者薦為郎官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故李泌以

為外太重內太輕

東漢之定民籍頗若疑當勞擾今之造戶口簿却不如也按後

漢江革傳每至歲時縣當按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原本作動搖錢本

江革傳作自在轅中輓車車字從錢本補案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

江巨孝注云按驗以比之猶今之貌閱也夫人而閱之至於婦人

之老者皆行則錢本無其勞擾可知矣

漢時婦人封侯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須錢本作嬰案史記合封

臨光侯是也晉時婦人有諡虞譚母卒諡曰定桓溫母卒諡曰敬

是也婦人有稱卿之例山濤謂妻曰我後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

夫人否楊素婦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錢本

作皇后是也今陞朝官皆封妻為縣君不甚以為貴以其多也按

晉外戚傳杜乂妻裴氏恭皇后之母以后之貴封高安鄉君孝武

進崇為廣德縣君晉時縣君之貴如此

漢時射策對策其原本作具說郭錄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謂

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

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類說亦作釋說之以知優劣射之言

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詞定高下

也晉良吏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

為不孝耶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新書唐璿傳永淳中突厥圍豐州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州保

靈夏休璟上疏爭之以爲豐州涇河邊寇號爲襟帶土田良美宜耕牧秦漢以來常郡縣之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旁之地復爲賊有矣高宗從其言至于今日靈夏之在虜中舉此觀之中國之地比唐削矣

古之人君卽位一年則爲棺至漢預造陵晉索綝傳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享年長久茂陵不能容物焉而文帝又自作廟矣所謂顧成廟德陽宮之類是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漢則異此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自崩至葬凡十日章帝自崩至葬凡十二日惟哀帝最久亦止於一百五日而已文帝後七年六月己亥崩於未央宮乙巳葬霸陵是崩後七日便葬何其速也丁未太子卽位是爲景帝是文帝崩後九日葬後三日太子卽位又何緩也

今之興師討

原本脫討字從錢本補

虜之費疑不若漢之多也按前史賈捐之

傳伐羌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後漢段熲傳類上言云

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之百四十

錢本衍一字案後漢段熲傳作二百四十億此與傳合

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類又因

討羌上言云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

餘錢本作餘此與傳合寇殘燼將向殄滅又按本傳類後平羌費四十四

億也今之與夷狄最多者歲纔百萬爾亦不若漢之多也按後漢

袁安傳竇憲以塞北地空欲立降人爲北單于而安上封事爭之

云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值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

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

也

楊僕傳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漢以伐羌之師在外乃爲

之不置酒其卹士卒仁心如此

原校注云吳本與下梁冀并一條

梁冀傳桓帝誅冀收其財貨以充王府之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貧民夫桓帝季末中才之主也尙能以民爲心如此唐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玄宗自擇刺史十一人永叔集古目錄明皇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守令之官天子自擇其愛民也如此

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錢本有佩是印綬既罷則解之故三公輩上印綬也按後漢張奐原本誤作英從類說錢本改傳

云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印印艾卽綠綬也謂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亦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晉時婦人亦有印綬虞潭母賜金章紫綬是也

漢初米石至萬錢昭帝時穀石五錢王莽時米石二千明帝永平

十二年粟斛三十

錢本作千案後漢明帝本紀作十此粟本紀合獻帝時穀一斛錢本作石案後漢獻帝本紀作此與本紀合

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宣帝元康四年比年豐穀石五錢則唐

明皇米斗五錢不足言也黃巢時米斗三十緡魯炅守南陽米斗五十千有價無米

漢時官職不主於遷夏侯嬰有大功無他過自高祖爲沛公時嬰爲太僕有事惠帝呂后訖文帝時仍入本二字錢爲太僕楊雄亦曰曠日持久積原本無發字從錢本補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

漢時俸錢少而米多貢禹拜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蓋寬饒爲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外戚傳注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者舉成數爾

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而臘日所賜甚厚封侯之人甚豐何敞傳注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一原本作三錢本作二案後漢何敞傳注作十五據改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

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郎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匡衡傳封樂安鄉為樂安侯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衡又益四百頃收其租穀何其多也百官公卿表注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原本無俸字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光武即位二十六年正月詔有司增百官俸注云續漢志曰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

錢本無月字案後漢光武本紀注有月字此與本紀注合

七十斛

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斛食月十一斛佐吏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兩京之奉大略相同但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為八十斛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為五十五斛西京為多東京為少而范曄云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必別有所據不得知其詳焉

丞相封侯自漢公孫弘始也三公封侯自魏崔林始也以災異策免三公自東漢馬防始也三公在外自張溫始也唐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者惟王思禮一人而已

漢興封侯雖自公孫弘始然更春乃得封故平當以冬月為相止賜關內侯也關內侯大率三百戶又按董賢傳賜爵關內侯食邑豈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至光武時三公封侯無更春之例侯

霸傳曰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東漢之末三公不復封侯
惟靈帝卽位太傅陳蕃封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不受封
張敞乘餘冬治絮舜王溫舒恨冬月不展諸葛豐以春夏繫治人
在位多言其短王莽時春夏斬人百姓震懼據此則漢刑必以秋
冬矣得無留獄滯事乎

唐時掌選陞黜百官高下由手盧承慶典選校百官考原本誤作可錢
本作考案新唐

考本傳作有坐漕運溺舟者承慶考中下以示之其人不愠也承慶

曰非人力可救考中中其人亦不喜也承慶曰寵辱不驚乃考中

上

封侯或以地名或以功名或以美名無定制也按史記衛霍傳如

蘇建爲平陵侯衛伉爲宜春侯此用地名也天子曰票案史記此又作驃姚校

尉去病此再冠軍封爲冠軍侯趙破奴再從票下從票侯亦作驃騎將

軍封爲從票侯此用功名也漢書張騫爲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

霍光封博陸侯注云博大也陸平也取其嘉錢本誤名無此縣也後
漢彭城王賜號靈壽王此用美名也

漢將多以耐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夷狄而

擊羌越卜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

以風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

之嘗耐時使少府省諸侯所獻之金金斤兩錢本無兩字案史記平
準書注應有兩字此是

而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焉蓋緣諸侯之不應從軍武帝忿焉乃

設此法故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而尊式爲御史大夫

漢時凡有戍役調民爲之賈誼傳淮南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錢本作悉誤案漢書賈誼傳作悉注應劭曰自悉
其家資財補繼作衣師古曰悉盡也此與傳合而

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魏相爲河南太守徵下有司而河南
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霍光自言願復留一年以贖
太守罪注云來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者若今之衛士番分守諸司

也

東漢縣令皆自署主簿往往用其土人如王渙

原本作吳讓本作漢案後漢書仇覽傳作漢從改

為考城令而署仇覽為主簿是也亦操殺伐如張升以郡紀綱守

外黃令論殺賊吏是也

今律計賊云一尺以上在漢則以金計之匡衡薛宣傳所謂十金

是也

原校注云吳本與下刑法并一條

刑法志文帝以笞五百代斬左趾以笞三百代劓刑然笞人多死

景帝元年減五百作三百三百作二百猶尚不全中六年又減三

百作二百二百作一百又定筆

原本作著錢本作筆案漢書刑法志作筆從改

五尺本大七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先是筆人之背至此着令笞

其臀又不得更易人笞者方全至今遺法尚存

漢士志操亦有後人不可及者公孫弘非賢者也暮年為三公武

帝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

地主父偃小人也游學四十餘年見斥於諸侯最後獻書闕下而

首諫伐匈奴以武帝好

錢本有伐字

大喜功銳意於武事而二人者乃正

論如此比之希皆求合苟患失之者不可同日語也

東漢之士風節最高宦者朱瑀方有寵而郎中審忠

原本作中錢本作忠案後漢書曹節

常侍以消寇賊以桓帝之庸昏五邪之暴橫而韓演為司隸奏左

棺罪惡棺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臧罪瑗上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

于家

前漢平當作相以冬未封侯至春元帝召侯之當以病不受後漢

張湛帝強起為大司徒湛至朝堂遺失

原本作矢錢本作失案後漢張湛傳作失從改

陳病篤遂罷之晉蔡謨遷司徒曰我若作司徒將為後世所哂雖

得罪放廢終不肯拜也鄭袤遷司空天子臨軒遣使就第袤辭讓

至于十數云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

之年累辱朝廷訖不受命觀四人者豈肯若元稹交結中官大為歧路以經營宰相者乎

東漢韋豹字季明司徒劉愷云當選御史今豹宿留豹曰選薦之私非所敢當乃跣而走唐韋澳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薦用之諷其兄溫令澳謁已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此人者不肯干進求舉矣

唐太宗寵巢王妃生曹王明欲立為后賴魏鄭公諫而止是妻弟婦也武后乃太宗才人也而高宗立以為后所謂陷吾君於聚麀也楊妃先嫁壽王而玄宗召納禁中為壽王別聘韋昭訓女此與新臺之惡何異焉

五代史晉安重榮傳曰禍之來也陰必惑之以至於敗方重榮之叛於成德軍也鎮之牙署堂前有揭幡竿長數十尺重榮將叛之前一日張弓彀矢仰竿杪銅龍之首謂左右曰我若必有天命則

當一發而中果中

錢本無果中二字

之左右即時拜賀後終於斬首

原本無首字從錢本

補漆顛

重榮亂朝廷自節鎮遷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史安重榮傳今舊史不載此專新史文亦大異

又漢李守貞叛於薊

晉高祖初起以遺契丹迄漢周及宋皆不

州嘗會將佐守貞執弧矢遙指一虎舐掌圖曰吾若有非常之

事當原本作嘗中虎舌一發中之左右拜賀守貞亦自負焉

終於舉家蹈火王師於煙中獲其尸斷首函之

守貞又欲作砲石無砲竿子無何上游汎一筏至其

社樹歛原本作歛南史張敬兒自敘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

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

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元徽中夢一

體熱君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敬兒有異志終為齊武帝所執伏

誅此皆五代史所謂禍之來也陰必惑之也

祥瑞之不可憑也止以唐事

錢本無事字驗之肅宗上元二年二月月蝕

七月癸未日蝕既大星皆見而甲辰延英殿御坐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玉靈芝詩又霖雨累月京師牆宇多壞漉魚道中是歲玄宗肅宗俱崩則玉芝者不足為瑞矣代宗即位八月庚午夜西北有赤光巨天貫紫微漸移東北瀾漫半天而九月甲午華州至陝州黃河清激二百餘里是歲吐蕃犯京師大駕幸陝則河清者不足為瑞矣永泰二年自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而丁未日重輪其夕月重輪七月洛水汎溢人頗被害而太廟二原本誤作一錢本從改二室芝草生十月獲赤兔十二月彗星見則日月重輪芝草赤兔又不足為瑞矣夫一歲之中災祥並出以為祥瑞與則安得有災故吾以祥瑞為不可憑也

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華傳庾家富於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原本誤作頰從說郭錢本改開張人皆謂必為方伯及魏尅江陵復以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說郭作羅錢本作蘿均誤案南史庾華傳作蘿此與傳合面甚尖危從理入口

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原本作相錢本作且案新書本傳作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為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于中領軍史氏以為蹉跌故吾以為相不可憑也

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錢本作天案南史徐陵傳作就此與傳合詔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而季詔終于左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詔遂至顯官原本無官字說郭錢本有從補則人遂以為風鑒之驗矣吾以此知風鑒之不可憑也說郭無左傳以下一段錢本以下另為一條左

傳昭公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是歲果旱管輅傳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錢本作篋案三國志管輅傳作篋此與傳合使輅射云器中有十三種物遂一名之原本作逐一名之錢本作遂一名之與傳合從改惟以梳為枇爾以梓慎之知天而以旱為水以管輅之善射而以梳為

世間悠悠之說皆不足信爾

陰陽之說似可信又不足憑按後唐李克用討幽州占云不利深入克用不從果為燕師所敗此可信也莊宗之入汴司天監云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莊宗不從乃自此有天下此不足憑也

天下之言葬者皆宗郭璞所謂青囊書是也今之俗師必曰某山某水可以求福可以避禍其說甚嚴以為百事纖悉莫不由此按本傳璞母卒卜葬地於暨原本作既從錢本改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

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未葺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敦舉兵璞忤敦意收璞詣南岡斬之使吉凶壽夭信皆由墓則璞所擇地宜有可以自免者矣得非固有定數而不可移耶璞猶如此則俗師之說不足信也范曄郭躬傳後云吳雄

不問葬地而三世廷尉趙興不恤忌諱而三葉司隸陳伯敬動則忌禁而終於被殺此說亦可以破流俗之拘攣矣原本與下條連接本以下另為一條案

此實係二條從分

昔人不以白為嫌錢本有漢字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注云今國子學生

服帽口洽切○原本作輪錢本作帽案後漢郭太傳注作帽從改以白沙為之晉謝萬著白綸巾山簡著

白接羅皆不嫌白也今之流俗不用皮革羽毛之類置柩中至用

楮帶木笏王濛死劉惔以犀杷錢本作杷案晉書王廙傳作杷此與傳合屨尾置棺中昔人

未有此禁忌耳

劉焉傳有張陵者謂之米賊即今俗所謂張天師也真誥有張生

白示錢本無生字是也本傳注張修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法亦

略同為人禱病為書王道一上之天著山上一埋之地一沈之水

謂之三宮真誥有被考於三官者是也注云實無益於療病小人

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當死者耳以正禦之亦無如人何南史蕭惠

明傳吳興郡界下錢本誤作下山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

太守不敢上惟孔靖字季恭居之無害惠明爲太守謂紀綱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傳云吳興郡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拜祠以輓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爲太子守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

張湯酷吏也其子曰賀曰安世賀輔導宣帝有陰德而無後安世援立宣帝封富平侯安世生延壽延壽生勃勃生放皆襲侯封張氏之盛所謂金張也更王莽之亂獨不失爵放生純光武時爲大司空杜周亦酷吏也其子延年爲御史大夫其後生畿爲魏列侯畿生恕爲幽州刺史恕生預乃杜征南也錢本無也字丙吉活皇孫一傳至顯以賊奪爵後漢南蠻傳李固活四萬人南征但擇太守任州

郡南方自平其所全活不可勝計而身受刑戮二子被害一子僅免范曄亦云二字錢本史弼活平原之黨千餘人而其後不大晉之羊祜魏舒唐之戴胄崔祐甫最善人而無子北史楊播家世純厚播弟椿椿弟偉昆季相事如父子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人無間言椿歸老華陰偉在洛爾朱世隆將害椿家誣以爲逆東西兩處無少長皆被害籍沒其家焉

晉王坦之非時俗放蕩著廢莊論裴頠以王衍之蔽著崇有論江惇以放達不羈者道之所棄也著通道崇檢原本脫檢字錢本有與晉書江惇傳合從補論虞

預以阮籍裸袒比之伊川披髮所以胡虜遍于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而范寧亦以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云一時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桓溫北伐矚望中原曰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甫夷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愆爲石勒所害亦自言吾曹向若不祖尙玄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

日近世士大夫往往尊向釋氏有持經拜僧者視此亦可戒矣

佛果何如哉以捨身為福則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淨原本作淨從改

居之禍以莊嚴為功則晉之王恭脩營佛寺務在壯麗其後斬于

俛唐以持誦為獲報則周嵩精于事佛王敦害之臨刑猶于市誦

經竟死刃下佛果如何哉佛出于西胡言語不通華人譯之成文

謂之經而晉之諸君子甚好於此今世所謂經說性理者大抵多

晉人文章也謝靈運繙經臺今尚存焉唐傅奕謂佛入中國熾兒

幻說郭錢本作幻案新唐書傳奕傳作幻此與傳合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姚玄崇遺令原本作治

金人注祭天以金人為主錢本亦作主說郭作王案佛徒祠金人也師古

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後休屠王太子歸漢以金人之故賜姓金氏

即日碑也據此則前漢時佛像已入中國矣凡今之佛像皆祭天

之主此主字說郭亦作主也宜乎其盛也有天助焉爾後漢明帝夢見金人以

為佛於是遣錢本無遣字使天竺國圖其形像光武子楚王英始信其術

為浮屠齋戒祭祀詔還贖縑以助伊蒲塞之盛饌注伊蒲塞即優

婆塞也陶謙傳融格反大起浮屠寺作黃金塗像浴佛設飯前

漢西域傳塞王南君原本錢本作居說郭作君案漢書西域傳作君從改刻寶塞種分散往往為數

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得塞反捐毒即身毒天

竺也後漢襄楷傳注浮屠即佛佗聲之轉耳史記大月氏傳身毒

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按後

漢西域傳天竺一名身毒今浮屠像袒肩赤足此錢本無此字卑溼暑熱

之驗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戰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唐房玄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右

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

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錢本脫郎字上官儀等八人

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家多是

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錢本缺惟李淳風深明星歷善於著術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余以爲史之失自陳壽始觀吳志諸葛恪傳載題驢謝馬事乃知晉史冗記有自來矣晉張輔云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故謂固不如遷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納奕棋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此爲文煩矣吾觀魏志管寧傳注胡昭脫晉宣帝於死而口終不言以爲賢於丙吉也錢本無也字又觀晉載記慕容超傳呼延年之活超也與丙吉事正相類而史氏文不足以起之故奄奄一本缺如此可爲長太息也晉書隱逸夏仲御傳史臣欲效太史公樂書文章而不知筆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讀而覺之爲可笑也許邁當在隱逸傳而以綴王羲之之後

失次矣

霍光之隘王音之直於前漢五行志見之唐張仲方駁李吉甫本傳雖不見事迹觀鄭綱傳李絳之言亦可見其側媚之一端也蔡邕以致遠恐泥爲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出於老子杜甫以東方朔割肉爲社日皆援引之誤也前漢敘傳述武紀外博四荒按書外薄四海則博爲誤矣魏高堂隆傳隆潛諫太子猶之未遠是用大簡按詩是用大諫則簡爲誤矣後漢懷挾字都作協如方術傳云懷協道藝是也胡廣傳議者剝異合作駁字朱浮傳保有生人合作佑字王充傳乳藥求死合作茹字吳雄之葬巫醫皆言滅族此亦文之病也彼巫醫何預葬事亦謂

二字錢本墓師可也

劉愷傳陳忠上疏薦愷言臣父寵前忝司空忝豈可施於父乎此范氏二字錢本不擇之罪韓信等上高帝尊號曰大王陛下而不稱臣

陳平周勃請文帝即天子位稱臣而曰大王足下此皆言之不順也

霍光以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獄死謬刑也杜延年以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者或抵其罪濫罰也杜延年身不犯法而魏相致之於罪忤心也蕭望之以韓延壽聲名出已而殺之其後乃自殺陰禍也

觀魏文帝紀注細字數板自許芝說符瑞漢帝遜大位曹丕上章下令虛辭飾說往來紛紛三尺童子猶知其詐况欲欺天下後世乎當是時御史中丞司馬懿已在勸進之列矣

觀李愬傳平蔡之功奇偉如此其得李祐雖待以赤心無疑然固亦捐死以徼幸也而平淮西碑乃抑與諸將等欲裴度專美儒者見偏而言不公如此以退之之賢不免此蔽也

孝惠紀注引食貨志黃金一斤值萬錢乃知漢金之賤也今金兩

有值萬者則漢金一斤如今錢本有一兩價矣高祖善家令之言賜

金五百斤罷醫不使之治疾賜金五十斤使陳平為反間損金四

時金必貴太宗以于志寧孔穎達能諫太子各賜金一斤帛五百

疋沈存中云古之一斤今四錢本脫兩餘也然則一兩之值亦二千

五百也

惠帝時十五稅一文帝十二年詔賜農民租稅之半十三年遂除

田之租稅漢之裕於財可見矣

武帝大搜三為搜踰侈一為搜姦人二征和元年錢本脫之搜閉城

門凡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死武帝之舉措暴虐如此當時

在廷無一人諫者信乎國之空虛也

庾信馬射賦序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此乃王勃之

所祖述也庾信字文盛墓銘云授錢本誤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

行論

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此乃杜牧之所模放也荀子禮論云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釋者云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大夫士皆得祭門及行也別本史記道或作啗司馬貞注云啗音舍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也楊倞注荀子辨錢本有之字云當是道誤為蹈原本誤作道從錢本改傳寫又誤以蹈為啗耳道變而為蹈蹈變而為啗錢本作道變而為啗一句今史記直作函字音含矣一字而四變也義訓隨而不同則六經中如此者想不可勝計也故嘗謂學者當闕疑而不可字字求解也

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左傳丙之辰原本作丙子辰錢本

作丙之辰據正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

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旂字從斤以詩與左傳驗之合音芹字芹畿

聲相近故後人相承呼之訛矣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按漢書

薛宣傳作焉可憮錢本作撫下同案漢書薛宣傳作憮此與傳合也釋者訓憮為同義亦似真直

此句義意未明疑有誤錢本無眞字不知孰是魏高貴鄉公三老五更注蔡邕明堂論云

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更嫂字女旁叟

今亦為更以此驗之應為叟也指蹤音作縱非也周禮地官有迹

人迹迹言人錢本人字在言字上跡知禽獸是亦蹤跡之義爾

杜子春天資刻薄人也吾以為不如鄭玄之寬厚大司徒五黨為

州使之相調子春釋云調當為糾謂糾其惡玄則不然只讀如本

字云調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

王弼注易鼎折足其形渥凶以為沾濡之形也新唐史元載贊以

為刑劇廣韻劇音屋又音握鄭玄周禮注劇誅謂所殺不於市而

以適甸師氏

察事為廉其義亦經而易曉漢高帝紀詔云廉問有不如吾詔者

注師古曰廉察也字本作類原本作黏錢本作類案漢書高帝紀注作類據改其音同耳楊彪傳

曹操使人廉之華佗傳曹操大怒使人廉之注皆曰察也

陳平封曲逆侯漢書無別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
達好謀能深注曲區句反逆音遇

霍去病傳諸宿將嘗留落不耦注留謂遲留落謂墜落今世俗多
作流落據出處合作留字

新唐史好用叵字魏晉間已用之矣魏呂布傳布指劉備曰是兒
最叵信者晉書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

尙書與尙食尙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誤矣見張耳傳注朝請音
才性反非請託之請也見成帝紀注○原校注云英本兩注俱大書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
注名熾它實反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案漢書高帝本紀六年已

云道尊先祖曰昭靈夫人高后紀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爲昭靈后是承前文言之非始見於高后紀也
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子美出左傳襄公

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史記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出陳忠

傳注施延字君子出後漢書四皓名氏鄉里可見者錢本有東字園公姓

園錢本作周案漢魏叢書刻軍輔錄作園公姓園其上無東字與此合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

號園公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陶潛

作聖賢群原本誤作郡說郭錢本作群從改輔錄云出皇甫謐高士傳揚雄所稱李仲

元者名弘出蜀秦宓傳鄭子貞名樸嚴君平名遵一作尊說郭作尊無一作尊

三小字錢本作一作名尊出前史王賁兩龔傳注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

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字子休出列子音計然范蠡師也姓辛

氏字子文或曰計研或曰計倪出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寧出魏武

短歌行注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原本脫通字從說郭錢本補師曠字子野並出莊

子疏伯夷姓墨名允原本誤作元說郭錢本作允案論語疏作允從改字公信孤竹君之子叔齊

名智字公達伯長也說郭伯夷弟也三字作伯夷弟也夷齊諡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

陽篇孔子爲文宣王隋長孫覽祖稚原本作祖雅錢本作祖稚案隋書覽祖稚此爲形誤據改爲太師

亦謂之文宣王唐蘇珣白居易韋湊韋叔夏馬懷素褚無量劉子

玄劉知柔盧從愿原本誤作願權德輿王超令狐楚崔融皆諡文惟

韓退之為韓文公獨顯焉李翱為李文公又次之父子有同諡者

唐丘和父子同諡曰襄韋肇三世同諡曰貞兄弟有同諡者唐劉

子玄兄弟同諡曰文晉王導諡文成與張良同本朝范希文諡文

正與唐崔祐甫闔立本牛僧孺同歐陽永叔諡文忠與唐韓休裴

度顏真卿石晉盧質同徐禧諡忠愍與唐武元衡同戾太子非美

諡也而宣帝以加其祖吾以為太子之死與幽厲之惡有間固可

以遷就而為之隱孟子以為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與夫自諡

者異矣

賀姓本慶氏漢安帝父諱慶賀純改為見晉賀循傳東姓本疎氏

漢二疎之後也王莽之末疎孟達避難乃去疎之足焉錢本馬字作

見東晉傳馬姓出于趙氏晉趙奢破秦軍號馬服君子孫由是馬

為氏見韓愈絳州刺史行狀諸葛其先葛氏本瑯琊諸人後徙陽

都陽都先有葛姓因加諸錢本以別之見諸葛瑾傳以上五字河南

徵崇錢本脫河南二字徵崇誤作本姓李遭亂更姓見錢本有程秉傳注孟

嘗君姓田名文封於薛其後遂為薛以上五字氏吳書薛綜是也魏

張遼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蜀簡雍本姓耿幽州人謂耿為簡

隨意變之嵇康本姓奚唐憲宗改淳于氏為于錢本灌夫本姓張

其父張孟為灌嬰舍人故冒灌氏姓夏侯嬰之子孫隨外家姓孫

氏賈謐韓壽之子也隨外祖姓賈氏京房本姓李推律自改為京

氏員半千其先姓劉慕伍員之為人改為員氏王莽娶王咸之女

以為姓出各別晉陳矯本姓劉氏出養於姑改姓陳氏而劉頌以

女嫁矯人或譏之頌曰姚虞陳田同出舜後而世皆為婚禮律不

禁也

漢書徵侯避武帝諱改作通侯言功德通於王室也後漢改作列

侯列者言序列也出高祖紀注茂才異等本是秀才避光武諱也

出光武紀注辨嚴辨裝錢本作莊案後漢吳漢傳注嚴卽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此與傳注合也避明帝諱改

之出吳漢傳叔孫通楚漢春秋名何蒯通史記名徹避武帝諱改

之然亦可以謂之叔孫何蒯徹也劉元海者劉淵也戴若思者戴

淵也石季龍者石虎也韓擒者韓擒虎也皆史氏之避唐諱也

嶺南郡縣近世人物爲少後漢陳元梧州人蔡倫桂州人唐馮盎

高州人以南粵降高祖封爲越國公張九齡韶州人姜公輔愛原本

州人北夢瑣言相國劉公瞻其先諱景連州人趙觀父桂州

人桂小軍也狀元及第

福州人好文學自唐常袞爲觀察使歐陽詹爲諸生始也秦宓傳

蜀本無學士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

於齊魯

前漢地理志燕薊風俗賓客相過以婦侍錢本作待案漢書地理志作侍此與志合宿嫁取

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此史之誣也雖云太子丹之遺風獨無

召公之餘俗耶使燕薊士君子觀此得無不平乎吳志薛綜傳注
薛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人異乎此皆遣
辭之過也

楚地何其博大也按貨殖傳則今之徐州沛縣及陳州等是西楚
也自徐州以東至海州揚州是東楚也江南湖原本作河從錢本改南兩浙是
南楚也

昔人之賤庶出也孫堅五子而吳史載其四仁庶出也史芟之陳
武傳贊曰陳表將家文庶而與胄子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
乎然靖郭君田嬰有子四十人而賤妾子文最賢於是以文爲太
子所謂孟嘗君也

天下無窮者才智也陳平嘗出六奇以佐高祖至呂氏之顛平燕
居深念恐禍及已而陸賈教之交驩太尉又爲之畫呂氏數事平
從之卒誅諸呂則賈之智謀又在陳平之右矣方劉晏之治財穀

一人而已自晏之死賦入益耗順宗時李巽爲使涖政類說錢本作職一年校其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萬緡而程異之計校又精於巽自治財穀之才以觀之是劉晏不及李巽李巽又不如程異也

東晉簡文帝昱自穆帝至廢帝三朝居阿衡之地更事不爲不多至有天下則爲庸主後蜀李壽其佐李雄號爲賢相征伐四克關國千里至其有國酷虐奢侈再世而亡乃知能爲臣者未必能爲君也

文帝問周勃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又問天下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問陳平對各有主者上稱善而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張安世子千秋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答錢本作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亡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

秋以禹爲不材嘆曰霍氏世衰張氏原本無氏字錢本有案漢書張千秋傳有氏字從補興矣平言各有主者而勃自以爲不如禹言皆有文書而光以卜霍氏世衰何也曰大臣職在知要小臣職在知詳也

魏相爲揚州刺史善丙吉之言期于大用爲霽威嚴翟方進爲京兆尹納胡常之說恐犯廷貴戚少施威嚴二君可謂外物所移矣晉王宏爲汲郡守有殊績石鑿上其政術武帝褒詔賜穀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贖罪免官此爲褒詔賜穀字二無錢本所誤也故人莫若自信之爲貴也魏徐邈傳盧欽謂往者毛

玠崔琰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尙自若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若徐邈可謂自信者也

人心苟定則於外物也何有吾觀徐珍之避曲木不如吳隱之之飲貪泉也隱之子及孫爲郡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胡威父子清

慎羊祜亦九世清德乃知檢身奉法亦須自其祖父以來蓋其聞見漸染已不同矣有大功德方可享天下之福福不可過享也本錢

無也福過則災生晉何曾無他功德致位作錢三公性好奢侈其

子邵亦有父風七日之供以二萬錢為限太官御膳無以加之邵

兄之綏亦奢侈過度至永嘉之亂何氏滅亡原本作之從錢本改無遺焉

前漢韋平世為宰相後漢張純張奢劉愷劉茂袁安袁敞袁逢王

龔王暢父子為司徒種暹為司徒子拂為司空李邵為司徒子固

為太尉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為太尉

荀爽自被徵錢本誤作徵命至登台司四十五日鄧禹為錢本脫為字大司徒封

鄧侯食萬戶年七十四公孫弘六十以賢良錢本脫頁字徵山濤四十為

郡功曹其後二人亦皆至輔相

宰相人所欲也漢武帝時屢誅宰相公孫賀泣涕不肯拜以前有

死也既拜後果族滅死人所惡也唐武后殺害李宗許王素節追

赴都道聞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以前有非命也至龍門驛被縊焉

李栖筠史以為魁然有宰相望喜獎人善而樂人攻己短天下士

所歸重不敢有所斥但稱贊皇公代宗數數欲相之憚元載輒止

仕至御史大夫其子吉甫相德宗善謀謨吉甫之子德裕相武宗

有機略此三人者萃於一家亦盛矣哉韋肇為中書舍人累上疏

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曰肇若

過原本誤作過從錢本改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

京兆尹李實實書其名於笏曰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

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亦終

不往韋澳中宏辭科十年不調官御史丞高元裕欲薦用之諷令

謁已澳不往答曰恐無呈身御史澳者貫之之子也一門三世清

風如此皆諡曰貞貫之卒相憲宗肇澳後來仕官皆顯肇幾相代

宗澳幾相宣宗

杜祐以闔

原本誤作闔
從錢本改

門保李藩然盧杞亦嘗以百口保朱泚矣

杜黃裳決意用高崇文有功王導決意用羊鑒鑒乃敗績議當斬

刑此用人者之炯戒也

王允矯性屈意

原不屈上衍急字錢本屈作急案後
漢王允傳作矯情風意從刪急字

以附董卓卓亦推心不

生乖疑而卒謀誅卓者允也溫嶠謬為王敦設謀綜其府事干說

密謀以附其欲而卒能敗敦者嶠也兵家勝負多出偶然無定算

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百萬之衆其勢宜

原本作疑
從類說改

不敵也若堅

阻淝水而陣必保萬全惟其麾軍却退衆亂不能止故敗世謂玄

能走堅者此爾桓溫伐蜀敗于笮橋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

於是攻之李勢大潰乃以國降世謂溫能平蜀者此耳

匈奴人多馬衆韓安國傳平城之圍匈奴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匈

奴傳匈奴圍高帝於白登精兵十萬騎西方盡白東方盡驪北方

盡驪南方盡驛霍去病傳衛霍伐匈奴殺獲甚多然兩軍出塞閱
官及私馬凡十四萬疋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疋其後不復擊匈
奴亦以馬少故焉

蜀為險固然守非其人最為易取秦伐蜀十月取之後唐平蜀王
衍七十五日本朝平蜀孟昶只用六十日也

武帝時嚴安上書云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羌熒略葭州建城邑深
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吳顧

雍傳注孫權時沿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
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

國也陛下宜禁制之吾嘗以謂天下本無邊事皆生於小人之狗
私計而忘國家之憂嚴顧之說人主宜書之座右以自儆焉

武帝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
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

黯之慙也當是之時武帝之心如何李泌對德宗言盧杞姦邪以楊炎罪不至死而杞擠陷之是其一事德宗曰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原本衍可字退不可則辭官非杞惡之也夫有言於上以身爲去就此人臣之高節不知德宗乃恨之如此之深也魏鄭公劉洎之事太宗俱好諫爭鄭公以身後一言之譖仆碑停婚劉洎亦以褚遂良誣奏賜死不得辨明豈非平時亦有所積一旦緣事發之易乎此韓非所以以說爲難也

吾讀子思子乃知孟子之剛難以趨時然固有師也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而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錢本無性清剛而傲不肖且又無所死原本無死字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可以有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故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

乎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荀卿何爲非孟子曰夫以周公爲不恭不儉以堯舜爲非禪則宜乎其非孟子也

桓譚新論云揚子雲在長安素貧約比歲已甚亡其兩男哀痛不已皆歸葬于蜀遂至困乏雄爲中散大夫病原本作痛卒貧無以辦喪事以貧困故葬長安妻子棄其墳墓西歸於蜀此罪在輕財通人之蔽也譚之論如此

文中子事迹略見于唐書王績王勃傳文中子爲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後卒門人薛收等諡之曰文中子績其弟也文

中子以上七字錢本脫案舊唐書王二子曰福時福祚勃傳作郊福時仕唐爲雍州參軍

勃乃福時之子也勃殺人福時坐勃左遷交趾令勃往省渡海溺水卒勃兄勔勳萬歲通天中以誅死勃勔勳時號王氏三珠樹

韓退之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
彈琵琶箏既而遂曰公疾自浸加孺人侍湯藥以上十九白樂天思
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微之鍊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
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切戒人服
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龔勝一出涉世雖歸老矣而逼於王莽徵召年七十九竟以餓死

度不如是不足以全名脫禍故老父哭之曰薰以香自燒膏原本

從錢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我徒也東京高鳳自言本巫家

不應辭召詐與寡嫂訟田以自污此范曄所以獨稱之以為與屈

原委體淵沙錢本嵇康鳴弦揆日相遠矣然鳳尚有近迹彼埋滅

光影與俗沈浮使人不得而窺者又可錢本無不得而稱耶

後漢董扶傳諸葛亮問秦宓以扶與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
之善貶纖介之惡者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孔子曰惡稱人之

惡者而扶有貶焉異乎專稱人之惡者矣安比原本誤作北於扶則

長者矣莊子曰與其譽堯而非桀莫若兩忘而化其道閉其所譽

蓋夫誤作壽錢本長短之相形毀者譽之對也然則任安亦未為醇焉

賈誼曰夸者死權夫權有可死之道焉唐王鉷方玄宗奢縱之時

剝下奉上以得主心至兼領二十餘使貴震天下楊國忠忌之終

於賜死劉晏以宰相幹錢本天下財又兼銓筦代宗嘗命考所部

官吏善惡刺史有罪五品以上輒繫劾原本作效六品以下杖然後

奏既而楊炎構晏先誅後詔此二人者皆權太盛之賈禍也使其

無權則上不忘下不怨故曰權有可死之道焉

陸遜吳丞相遜子抗吳大司馬抗子機為晉成都王穎大都督統

軍二十萬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後果軍敗被譖父子兄弟皆

死唐杜審權位至相子讓能位至太尉平章事讓能子曉朱梁時
為禮部尚書平章事讓能賜死曉為亂兵所殺五代史云三世為

相道禁太甚也

晉周顥營救王導不令導知其後王敦欲誅顥導竟無言謂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也夫有德於人不使人知乃長者之事而獲報如此

秦王見韓非孤憤五蠹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漢武帝見相如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二君者雖用人不能終然亦可謂知文好士之主也

奉天子詔人多感注望春之誓士卒多泣下陽惠元傳○原本作楊惠元錢本作楊會無元字皆誤案而神策將士至皆不飲酒夫德宗之素行不仁也徒以一語出於惻怛而使人如此乃知人君之易于為善也

賈誼上疏文帝云生為明帝沒為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夫文帝猶在也遽言其沒而廟號太宗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似非人臣所當言也雖當時君臣不以此為嫌然竊

意遷就而為之辭亦無害耳張釋之不忍言發掘園陵而原本行去字從錢本云取長陵一杯錢本作杯土與誼同時人也

魏高貴原本脫貴字從錢本補鄉公推尊少康優於漢高祖燕之慕容咸稱商太甲以伊尹事同夷羿而周公為詐其臣錢本脫臣字初雖與之辨而終皆屈服又譽其說之是乃知逼於一時之勢以白為黑雷同詭隨

奚所不知至也此條原本連上不分從錢本分索綝潛遣子說劉曜曰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其子而劉聰戮綝於東市王衍說石勒稱尊號以自免而有排牆之危然則方此之時中國之亂夷狄之盛豈惟其君之才

駑下至於其臣之操行取羞夷狄亦若此則其尊卑再世奴虜亦有以也

前漢于定國傳東海有婦養姑甚謹夫死無子而不肯嫁姑不欲累婦自縊而死姑女誣婦殺之官乃曲成其獄定國爭之太守不

聽乃抱獄具哭於府上因辭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五年後太守至而定國白之乃殺牛祭孝婦大雨歲熟後漢孟嘗傳上虞有寡婦養姑甚謹年老壽終而夫女弟誣婦鳩之官竟其罪嘗言其冤太守不聽嘗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連旱二年後太守至嘗具陳其冤乃訟女而祭婦冢天應澍雨穀稼以登二事尤相類也

羊祜鑿墓陶侃決指一人正相反王戎好聚斂自執牙籌晝夜計算世謂有錢本無膏肓之疾王衍口不言錢謂阿堵物二人正相反

王坦之作廢莊論阮籍作達莊論二人正相反廢莊論以上十四譏子休原本錢本均作不休類說作不休案而多竊其言操戈入室此文章

之大病也 楚幽王春申君之子也秦始皇呂不韋之子也曹操夏侯氏之子

桓帝時宦者曹騰養子嵩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生操操於惇為從父兄弟○原本及錢本均作嵩子夏侯氏之子案三國志注嵩下無子字據刪 晉元帝

小吏牛氏之子也謂王紀夏侯氏與吏牛氏私通而生元帝所

前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嚴延年母錢本誤號萬石嚴

嫗後漢馮勒曾祖楊宣帝時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號萬石君秦彭

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錢本無三輔號萬石秦氏

漢有小杜律郭躬傳父弘習小杜律杜周之子延年亦習法錢本無

尤顯故世號審權為小杜杜牧之號小杜亦以對老杜言之也古

有三李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白杜甫也

唐王勃楊炯盧照隣賈賓王號為四傑然多不達盧投穎而死王

溺南海而死賈乃亡命楊終盈川令後漢王逸子延壽字文考作

靈光殿賦者也年二十四溺漢江而死文苑傳趙壹長揖司徒袁

逢生哭河南尹羊陟報書責皇甫規時人皆謂之屈然仕不過縣

令才太俊而器度狹皆非遠到之人也

吾嘗以四岳爲一人通二十二人數而或者疑是四人按顯宗紀注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後漢禮儀志養三公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入爲老次一人爲更以此推之四岳亦是一人但擇當時大臣之賢者居之無他人也顯宗紀注又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岳之事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若以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爲百人矣

人多言黃叔度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按本傳乃千頃也東床坦腹人謂之睡按羲之傳乃食也寫經換鵝人謂之黃庭本傳乃道德經也一班窺豹人皆謂之棋獻之傳乃樗蒲也爛柯人皆謂之棋東陽記乃鼓琴而歌也范張雞黍按本傳張劭曰母請設饌以待范式無雞黍事也

仇覽傳爲蒲亭長化不孝子錢本無陳元謝承以爲陽遂亭長化不

孝子羊元地名入姓皆不同唐史來濟傳宣城石仲覽高智周傳江都石仲覽百官志平章事自李靖始郭正一傳自正一始史籍異辭何可勝數

或疑褚先生爲褚大非也按儒林傳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爲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間人也孝武帝紀注褚先生名少孫爲漢博士

曹植七啓言食味云寒芳蓮之巢龜原本寒作寧類說同錢本作寒案文選作寒芳若之巢龜寒字是從改若原本及錢張協七命言食味云丹穴之雛雖欲稱盛饌而二者似非庖廚物也

大抵作文字須識忌諱筆如椽王珣撰哀策諡議也綸紉引棺索也天球河圖赤刀大訓非吉禮所陳也士大夫有名華國出周禮注言寶玉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章表奏對不可訾趙廣漢按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紙字從糸帛字從巾蔡倫未造紙以前以帛為帑錢本作紙案此所謂

竹帛也賈逵傳肅宗以簡紙經傳各一通與逵注竹簡及紙也此

紙亦帛耳倫傳云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

貴而簡重倫乃原本作巧錢本作乃案後漢蔡倫傳作乃從改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

以為紙倫桂陽人也錢本脫人而宅在來陽縣有春紙石白尚在

齊隋婦人施羈離原本作羈羅說郭作羈羅錢本作羈羅全身障蔽也唐永

徽以後皆用帷帽原本誤作帷說郭錢本作帷說郭錢本作帷說郭錢本作帷說郭拖裙到頸原本作頸錢本同說郭作

漸為淺露若今之蓋頭矣先是婦人猶乘車輦說郭作輿案唐乾元

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檐子矣唐志載咸亨中勅云多著帷帽遂

棄羈離曾不乘車別坐檐子

今之肩錢本作有輿正是人代畜也周禮司徒有輦輦以人挽夏后氏

二十人商人十八人周人十五人然則以載任原本誤作任錢本作任

器耳東漢井丹見陰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

注云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唐王求禮諫武后亦云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是以人代畜也

高祖紀注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陛下羣臣嚴至尊之意

也指陛下句案漢書高帝紀注作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錢本有稱殿下侍下侍下

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融曰高明必為偉器又曰高

明父祖與僕有舊恩亦可謂之第下張浩謂元顯為第下明公亦

可謂之仁公溫嶠書與陶侃謂侃謂為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

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其半矣賢相亦可謂

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處稱賢宰

偽漢劉鋹音尊南海為昭錢本明帝衣以龍鳳太祖開寶中削去

偽號易以一品之服真宗祥符四年封五嶽為帝天子服袞冕御

朝發冊遣使儀衛甚盛或云四瀆封王三水官封王而海為大海

嶽等尊也海之不帝王闕典也莊子曰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海謂之帝矣

陽城欲裂裴延齡之麻乃有姦人蹈其迹以疑世昭宗相李磎而崔昭緯不便之諷劉崇魯掠其麻而哭之人君不可不察也

退之詩好原本作妙從錢本改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病也雙鳥詩兩頭字孟郊詩兩奧錢本誤作粵案昌黎集薦士詩押兩奧字字李花詩兩花字

歐陽永叔稱梅聖俞河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以為豚食柳絮而肥聖俞破題便說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賞之辭實不爾也此魚盛於二月柳絮時魚已過矣

唐穆宗時戶部尚書楊於陵云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原本衍萬字錢本無案與資治通鑑同餘爐歲入原本錢本均作八百萬令才十餘爐歲入原本誤作八錢本脫案通鑑作入據

改十五萬元祐六年東南歲鑄錢二百七十五萬只梧州元豐監歲鑄錢錢本有八字誤十五萬已當長慶時天下之數矣原校注云吳本唐宜以下另一條案下條文義確與

此條不相屬從分

唐宣宗時兵部侍郎蔣仲判戶部兵部侍郎夏侯孜作鹽鐵轉運使兵部侍郎崔慎由判戶部六典出於唐今所遵用然別曹兼判亦唐故事也蔣仲判戶部奏事仲三起上三留之唐時貳卿猶有

坐禮原校注云吳本新唐以下另一條案下條文義確與此條不相屬從分錢本亦分為二條

新唐史韓退之鄧州南陽人退之南陽人而非鄧州也或云是懷州界人史記自起改南陽太行道紀之注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則退之脩武人也以為鄧州誤矣

漢龔勝邠漢之乞骸骨詔謂之耆艾二人而不名也時勝為光祿大夫漢為大中大夫持詔行道舍傳舍如今之驛舍也漢時得入驛舍如此之嚴也

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嘗手自細寫五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

三十三 涵 芬 樓

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刊錢本作刻板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母昭裔又請刻印板九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天子八寶其二曰受命寶所以脩封禪禮神祇也徐令言原本及錢本脫徐字玉璽記玉璽者傳國璽也秦始皇始取藍田玉刻而為

之回合音誤作今音據唐六典補正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璽上隱起為盤龍原本

龍盤秦滅傳漢歷王莽為元后投之于地遂一角缺後傳至石季脫龍字錢本有案唐六典有龍字從補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方四寸鈕鈎案唐六典無鈎字五

龍季龍磨其隱起之文又刻其旁為文云天命石氏開皇二年改脫龍字錢本有案唐六典有龍字從補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方四寸鈕鈎案唐六典無鈎字五

琢為受命璽至後唐廢帝從珂攜以自焚石晉再作受命寶曰受脫龍字錢本有案唐六典有龍字從補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方四寸鈕鈎案唐六典無鈎字五

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馮道書之脫龍字錢本有案唐六典有龍字從補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方四寸鈕鈎案唐六典無鈎字五

今所用乃威所作寶也仁宗朝有使虜者見虜王傳國璽詩云一

時製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慎守世業當永昌

或問符節之說答曰按後漢馮衍傳注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為瑞信傳燮傳范津為漢陽太守與燮合

符而去前漢司馬相如傳剖符之封注云白藏天子青在諸侯豈非以白合青乎文帝紀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

一至第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與郡守豈非以右合左乎漢高脫龍字錢本有案唐六典有龍字從補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方四寸鈕鈎案唐六典無鈎字五

帝紀注節以毛原本符旄字錢本無案漢書高帝紀注無旄字從刪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

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後漢光武紀注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脫龍字錢本有案唐六典有龍字從補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方四寸鈕鈎案唐六典無鈎字五

節之任原本脫任字錢本有與後漢光武紀注合從補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斨牛之尾哉

庚信柳遐墓銘西中郎乘陽王以綠車之重臨西河之牧勅用君

為本州理中尋遷別駕理中即漢治中也自治中遷別駕則別駕
高於治中矣錢本無矣字

漢時尚坐席也史記灌夫傳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爾餘半膝
席如淳注以膝跪席上也其衣冠則類今之道士杜欽傳小冠子
夏是也所謂布衣韋帶之士皆未仕之服也後漢周盤傳乃解韋
帶就孝廉之舉注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未仕則服韋帶仕則
服革帶故解之隋何稠傳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
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
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二字錢本作入
案此與北史隋書稱本傳合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錢本無平字乃如獸頭小綬
乃佩一隻由此觀之則戴弁曳綬隋朝尚如此耳

東晉猶乘車王導短轅犢車長柄塵尾是也唐劉子玄傳古大夫
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

馬則御史劾治唐時士庶親迎猶盛服冠履乘輅車

今之衣半臂非禮之服也魏明帝常著帽被縹綾半袖楊阜問帝

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見阜光武紀更

始諸將服婦人衣諸子繡屣錢注字書無繡字漢書作繡並音其物反○原本及

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揚雄方言云襜褕其短者自關之紀注而

西謂紀注有之字褻錢本誤作褻案此與紀注合褊郭璞注云俗名褊掖據此則是諸子上

加繡褊如今之半臂也

周武皇帝初服常冠以皂紗金全幅向後幘髮錢本脫髮字仍裁為四脚

今之幘頭正是此遺法也

周宣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黑粧所謂鈿

黃者以此歟

馬周傳品官舊服正黃紫至周建白三品服紫四品五品緋六品

七品綠八品青高宗朝八品九品服碧上元中三品服紫金帶四

品深緋金帶五品淺緋金帶六品深綠銀帶七品淺綠銀帶八品

深青瑜帶九品淺青瑜帶瑜帶案舊唐志作鑰石帶庶人服黃鐵帶案舊唐志作銅鐵帶非庶

人不得服黃武后朝改佩魚作龜崔永慶傳佩龜者蓋防徵召之

詐內出龜以合之也亦有金銀銅之異中宗朝依舊佩魚董晉傳

唐式朝臣皆服綾袍五品以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也

今之更點擊鈿唐六典皆擊鐘也太史門有典鐘二百八十人掌

擊漏鐘也說郛錢本無也字

後漢南海貢荔枝桓帝時唐羌上疏罷之唐貢蜀中荔枝盧仝詩

錢本誤天子初嘗陽羨茶是時當未知七閩之奇

嘉話錄載崔造事趙山人言造合得刺史今月某日勅到必先弔

而後賀造心懼勅到之日乃造私忌日洪州府僚皆赴慰焉唐時

私忌日猶受弔慰

後漢董翊舉孝廉為須昌令聞舉錢本無舉字將喪棄官歸唐杜審言為

崔融所獎引融死審言為融服緦麻裴佶與鄭與慶交善佶歿餘

慶為行服士林美之觀題壁可見其文章觀公文可知其政事子杜

美下錢本另為一條杜子美石硯詩注平侍御者可見其尤長於詩也

宋玉文錢本賦本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天言高可也地言高不可

也後漢楊厚傳父統對耳目不明目言明可也耳言明不可也

古字通用後入草則加草木則加木遂相承而不知也如倚卓遂

作椅桐之椅棹舡之棹廳者於此聽事也只合作聽字錢本無字後人

以為屋也加广宜檢如庭廡之類今訛遂作厂錢本有字玉篇厂呼且

者山石之崖豈可人居也今禮部韻亦訛也突厥畏李靖徙牙於

積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自表識也太守出有

門旗其遺法也後人遂以牙為衙早衙晚衙亦太守出則建旗之

義或以衙為解舍早晚聲鼓謂之錢本無之字衙鼓報牌謂之衙牌兒子

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衙府也是注亦訛也

錢文載年號起於元魏敬宗時也然後來亦不皆原本作皆從錢本改載年號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敝至唐武德方行

開元通寶錢六典謂之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黍凡積十錢

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歐陽詢撰其文并

書回環可讀世俗不知遂以爲開元錢明皇所鑄也

蕭瑀好奉佛原本脫佛字從錢本補太宗令出家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

銑來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

原本及錢本均脫至字時均作事據實治通鑑補改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罷官度爲道士如使倅

佛者出家詔道者爲道士則士大夫攻乎異端者息矣

後世皆稱姚崇宋璟爲賢相按唐史崇開元元年十月相至四年

冬罷九年秋卒年七十二璟四年冬相至七年正月罷二十一年

致仕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崇在位四年璟在位二年崇相時六

十四歲矣罷時六十七歲又五年而卒璟相時五十七歲矣罷時

錢本無時字六十歲又十七年而卒李林甫在相位乃十九年

漢有蕭曹唐有房杜姚宋嘗考其後世蕭曹至子皆削封而蕭凡

五世絕祀房喬次子遺愛與公主謀反誅停玄齡配享杜如晦次

子荷說承乾建大事誅姚崇長子彝少子奕奕子閔爲牛仙客幕

府見仙客疾亟逼仙客爲表薦奕爲錢本有字相仙客妻以聞玄宗怒

杖殺閔宋璟六子天寶中渾恕尙俱以贓敗華衡亦坐貪得罪廣

平之風衰矣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府迎佛骨至於錢本無於字京師韓愈以諫逐

十五年有陳弘志之事懿宗原本脫案字從錢本補咸通十四年迎佛骨於鳳

翔諫者以憲宗爲戒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也七月崩十

二月送骨還法門寺天子迎死骨入禁中不祥之兆也以下二十三字錢本無

佛者虛無之間不生不滅乃以不靈之物愚世其與俗何異

德宗謂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送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
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疏云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
自窒乎吾謂天子令宰相受賂此德宗之多僻不受而已何必上
疏此陸贄之賈直

德宗刻薄猜忌固其天資然尤暴著於他君者亦由鄴侯家傳及

陸宣公奏議之所致原本脫致字從錢本補耳此飾非拒諫之所由生也故臣

之諫君造膝不使人聞削橐不使人知非徒明哲保身而已亦無

使彰於後世也

唐時回鶻最強盛武宗時爲黠戛斯可汗所破其一支奔天德塞

下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域亘六十里不見其後

回鶻及可汗又來借振武城居之賴李德裕在朝隨事應接不爲

巨患今匈奴之盛久已錢本作矣其勢將衰萬一潰突入邊郡則朝廷

未有處之之策此當無事之時不得不深慮也

甚者宣宗之蔽也魏謩作相勸立太子不答裴休亦有茲請宣宗
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閑人崔慎由亦言之慎由罷相乃密以夔
王茲屬中尉王茂玄樞密使王龜長等而中尉王宗實不預焉宗
實迎立鄆王是爲懿宗夫宰相大臣有請不從又不與計議乃密
以儲繼付之宦官夫宦官能立則亦能廢之何其闇於大體也此
宣宗之蔽也

石晉之時契丹入寇胡王死而太后囚其後又助北漢拒周諸部
不欲入寇而虜王強之燕王述軌因衆心所惡殺虜主而自主

焉立作南北之限天意也干紀妄動其報如此則亦可以自懲艾

無皮矣原本連接下條錢本分爲二案下條文義果此確本相關從分

時異事殊殆不可曉貢禹言高祖文帝景帝宮女不過十餘隋太
子勇謂楊素曰公家馬數萬疋漢帝爲天子而宮女十餘何其少
也楊素爲人臣而廐馬數萬何其多也

謂天子爲官家蕭梁時已有此語梁簡文諸子傳建平王大球見武帝禮佛謂母曰官家尙爾兒安敢辭

今批答云省表具之晉時已有此語劉頌傳詔云諸所陳聞具知卿之乃心爲國也原本具下衍之字如下重知字彌下脫之字錢本同據晉史劉頌本傳改

今公家文字用原本衍卜字從說郭錢本刪仰字北史時已有此語北齊孝昭皇帝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錢本誤作儀之

俗所謂平善亦有所出也趙飛燕傳成帝昏夜平善是也俗所謂累重亦有所出也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也

俗所謂瓜葛亦有所出也後漢禮儀志上陵儀注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也晉王導與子悅奕棋爭道導笑謂錢本無謂字曰與子有瓜葛那得爾耶

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是

俗所謂見錢見穀漢已用之王莽傳舍無見錢本誤作見無穀王嘉疏元帝時外戚費千萬者少爾故水衡少府見錢多也

工夫或作功夫錢本無夫字字魏志王肅傳泰極已前功夫尙大也俗所謂日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檄吳將校原本誤作拔從說郭錢本改部曲文年

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然則日子者日時也俗所謂停待晉書已有此語也感懷太子傳陛下停待是也俗所謂日說郭作因錢本作日許者爾許也聲之訛也啓顏錄詠偃人云城門

爾許高故自匍匐入原本誤作王錢本作上案南史王瑩傳作上從改岸盤頭

俗以僅爲劣南史王瑩子實追從兄原本誤作王錢本作上案南史王瑩傳作上從改岸盤頭

令卒與杖搏賴乞原劣得免俗呼抽替南史殷淑儀傳孝武帝之貴妃也有寵而薨帝思見之

遂爲通替棺欲見原本脫見字說郭錢本有案南史宣貴妃傳有見字從補輒引替觀屍前漢鮑宣傳注持時行夜行夜如今持更是已說郭錢本作也持時如今報

時是已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也

今所謂蒙教賜之類蜀董和傳諸葛亮為丞相下教教之說蓋所謂耳

無狀有兩解賈誼自傷為傅無狀注無善狀也顯宗紀刺史督察尤無狀錢本衍者注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言

俗言添甃錢本衍以水扱酒錢本作謂之甃水馬融笛賦曰聖哲甃益注甃猶錢本談增益也

俗言句投馬融笛賦案文選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徒注句投猶章句也

俗呼牝馬為課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俗以和泥灰為麻刀出唐六典京北原本錢本均作兆案唐六典作京北河南及諸州則此當云京北作兆者形誤據改

說鄂有謂之二字錢本有謂字歲課駒犢

歲送麥稍錢本作稍案唐六典作麩三萬圍錢本說麥麩原本及錢本均作越案唐六典作麩當由形誤據改二百錢本

字衍車麻擣三萬斤原校注云三萬斤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封號稱太者蓋如是耳以下五條錢本無

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至孝惠即位復十五稅一高后元年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中間復此條故文帝二年五月詔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令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然則法令變更無常自古已然

漢書多言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

武帝之時作歌者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

歌元鼎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案漢書武帝紀作得寶鼎后土祠旁原馬生

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封二年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

從臣將軍以下負薪塞河隄原本作防案漢書作隄據改作瓠子之歌五年冬南巡

至盛唐望祀虞舜至九嶷登灣天柱山自尋原本作灣案漢書作尋據改陽浮江親

射蛟江中獲之舳舻千里薄樅楊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以上七字原本脫據

漢書太初四年貳師將軍廣以上九字原本脫據漢書補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

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太始原本誤作大治據漢書改正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

者作交門之歌原本誤作來據漢書改正雁之歌四年祠神人于交門宮原本脫宮字據漢書補若有鄉坐拜

漢賜諸侯王及功臣以下金凡言黃金者皆與之真金不言黃金

者一金與萬錢也

陸機云千里蓴羹但未下鹽鼓耳世說具原本有說字當是衍文今刪載此語意謂

生蓴羹在水中者也後人謬以千里未下為地名可刪去但字劉

禹錫歷陽詩一鍾菰葑米千里水葵羹亦陸機之意也

觀劉夢得祭退之文有以知退之之文獨步一時也云手轉文柄

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千餘年聲名塞天又祭子厚文

云勒石垂後屬于伊人此語心服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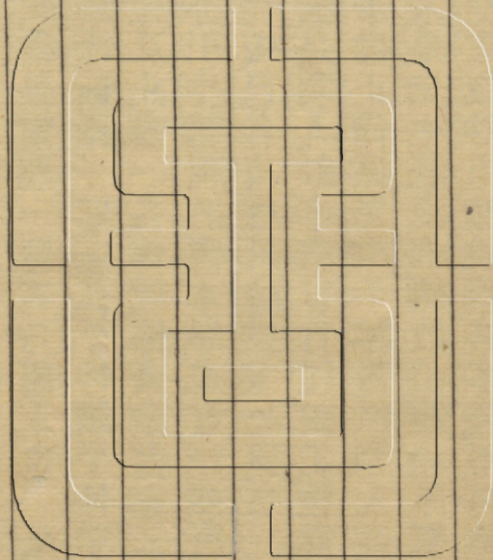
珩璜新論終

乾隆乙巳有書賈攜散浦畢氏舊鈔本珩璜新論來書分四卷末後多數條因命史補錄按晁氏讀書志載孔氏雜說一卷或云卽此書果爾則一卷者乃舊本也 兔牀記

珩璜新論一卷宋孔平仲撰平仲字毅父清江三孔之一著有談苑及此書一名雜說郡齋讀書志云孔氏雜說一卷能改齋漫錄亦引作雜說然舊本卷末有淳熙庚子吳興沈詵跋稱渝川丁氏刊板已名珩璜新論則宋時原有二名也是本爲竹垞朱氏舊藏猶是明人鈔本前有竹垞圖記後爲吾師吳稷堂先生所得用黃筆勘正尙係先生手跡蓋欲刻入蘧海珠塵與孔氏談苑並傳而未果先生既沒偶然散出鱣以厚價收之觀其遇本朝皆越格知從宋版鈔出然脫誤甚多幾不可讀後假吳兔牀山人手校舊鈔本互爲細勘增改者凡數百字又補鈔五則于是始全外間鈔本有作四卷與讀書志不合蓋後人意爲分析所惜宋刊本能獲見

沈誥之跋未經錄入卷末耳

嘉慶十八年夏四月既望郭海陳鱣記于向山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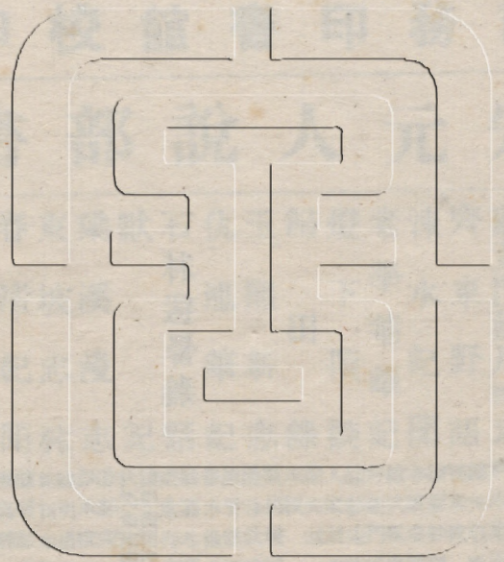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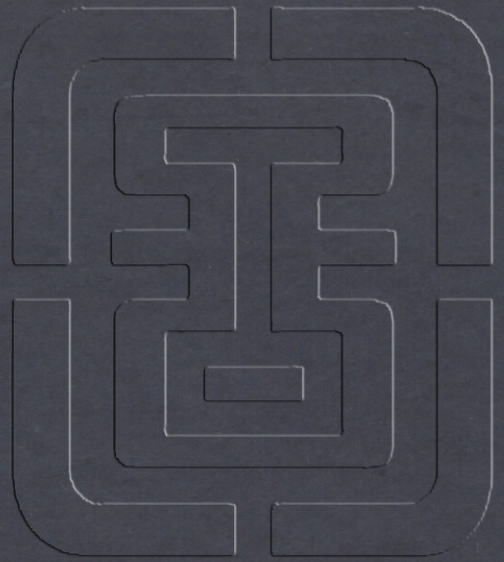
右珩璜新論一卷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孔氏雜說孔平仲撰晁公武讀書志馬端臨文獻通考作孔氏雜說記袁本讀書志無說字並作孔武仲撰二說未知孰是清江三孔文仲字經父武仲字常父平仲字義父事蹟見宋史本傳是書曾慥類說祇載十一則陶九成說郭祇載二十五則皆題作雜說陳繼儒寶顏堂刊四卷題作雜記曹溶學海類編題作珩璜新論張海鵬刊入墨海金壺未久版遭焚燬錢熙祚刊入珠叢別錄與張本無異四庫著錄謂吳曾能改齋漫錄引作雜說而此本卷末有淳熙庚子吳興沈銑跋稱渝川丁氏刊版已名珩璜論則宋時原有二名今刊本皆題雜說而鈔本皆題珩璜新論蓋各據所見本也此本錄自錢塘丁氏藏書爲秀水朱彝尊舊藏明鈔本經吳稷堂省蘭勘正又經陳仲魚鱣用吳兔牀騫手校舊鈔本互勘增改數百字補鈔五則據卷末吳氏跋末多數條蓋得自散浦畢氏舊鈔本畢本

四卷殆傳寫時所析歟原本雖經吳陳諸公手校訛誤尙夥因以錢刊互校並雜引他書以折衷之其二本皆脫誤者亦爲增改此書差可讀矣其引五代史安重榮傳重榮射揭幡竿事舊史不載新史所載亦甚略重榮謂人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爲之寧有種耶則兩史皆未見其所見五代史殆非今日通行本或當日五代史既成而又有刪削耶己未孟夏新建夏敬觀跋

珩璜新論 一册

此書據陳仲魚校本校印上海商務印書館
一家發兌中華民國九年一月初版十年十
月再版印成如有翻刻千里必究謹此預白

每册定價墨銀叁角



三十一
H11
311
...

